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一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俞昌言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

餘姚黃宗義編

傳三十四

仙釋

尹蓬頭傳

彭輅

尹蓬頭者北地產也至元時為天慶觀道士其道牒以羊皮綴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不梳南都人為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關卧多者踰月少亦五六

日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嘗詣人會漉麵餉客約筵四十餘客戲尹曰公能盡之乎曰能須臾噉之盡孫臬秀才曰某伯父接尹於市市有擔瓜賣者某伯父戲之曰公能盡之乎曰能即買饋噉瓜立盡無餘也南戶曹李員外乞予告一日辰刻尹見李僕於都門外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方午尹報李曰蚤見使者言已得告盍趣裝矣暨僕還質問果然則道里三千往來特一飯頃耳人聞而大異之某御史當仲秋耗

磨日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之暮尹登大中橋觀月
兩鼻孔垂涕尺許尹殆死矣御史笑曰此為鼻柱非老
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知其召已也御史亦異
之魏國館尹齋舍晝嘗隱几臥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
蘇洞庭山甚適也魏國愕不信即出袖中兩綠橘畀之
時洞庭橘尚未至南也南都一貴人母敬事尹數數供
衣饌甚虔其所愛孫少未冠而病疔瘵諸擅醫名者悉
告技窮母乃乞命于尹尹曰此非藥力所能為顧太夫

人過我厚不敢愛我十年功更肉此白骨也今直置兩榻夜與少年四足相抵纏縛仰臥尹鼓氣運轉喉噤噤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若大火然藏府支節間者舉體汗如雨注耗穢畢泄詰朝鮮其縛而少年蘇蘇有生色別授圭七藥徐服而起王文成公守仁禮闈落第卒業南雍從尹游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汝大聰明第本貴介筋骨脆難學我我從危苦堅耐久道世人總不堪也雖無長生分汝其以勲業顯哉文成悵然洛陽有野毛

頭張姓者售偽誑愚自矜飾而以聞見該洽論說雄俊
引重薦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
識其偽也敝衣跣而往謁隨輿隸尊稱之張方危弁高
坐側侍者肩摩傲岸不為禮顧罵曰乞兒辱吾教尹迺
據東面坐而謂曰爾欲譚我耶張曰夫道難言頃談道
者何如左慈之羊鳴安期羨門之解形銷化且爾乞兒
又奚知焉尹因刺之曰爾無我罵爾注悟真篇恐天下
爾罵者無窮也張曰然則爾曉參同悟真耶尹張目朗

音為抽廣成壺丘延厯度紀樞奧稍論叙柱下五千文
暨內典華嚴偈伽姬易艮卦彖文三教渾合之旨翩翻
千百言衆驚異悚聽得耳所未聞于是始知尹之辯慧
不群遠于元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其頰數十恨猶有
勝心且道非可言言則益與道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
南黃山人過訪值尹睡正熟謂弟子曰謹以一芒鞋貽
爾師我不能待別矣又數日尹起問曰有友人黃采渠
何言弟子白所贈尹曰是期我遠去也無何遂闕劉瑾

潛圖不軌惡尹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右尹至戍所偶
過鐵鶴觀騎一鶴凌空飛去

論曰嵇康謂神仙繇異稟受之自然非積學可企然稟
異者鮮不學不學而何以合三教也又謂養生善調攝
上可千餘歲則居常不食食而瓜麩無餘非康所謂調
攝也耶不然而何以能至元而宏正也我明以神仙著
稱僅張邈邈冷子敬尹蓬頭三數人回視雲籤一何寥
寂張冷跡無可稽而南都人能歷歷道尹遺事故論著

馬

尹髻頭傳 屠隆

尹髻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徽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為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常乘黑驢遊燕雲間接命于真定遇羣盜奪其驢刀傷其身首遂入滇南山中避亂景泰中時往來荆襄陝洛間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答宗室怒扶之垂死令置棺中鼻出生焚之尹密告鼻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露竅穴

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空棺耳遊南都成國
朱公見所佩元時羊皮度牒相與駭異知其年且二百
餘矣正德初太監賴義召至北京劉瑾時方竊權欲以
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瑾怒遂以妖言惑衆緝送法司議
死司寇閔公珪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鉗束後
於鐵鶴觀發土得鐵鶴跨之飛去初在刑部問官叩其
術合用婦人否頷之而已或再三問之自言每一接命
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略無

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饑平居惟單衣袍隆冬不寒

樵陽子傳

孫繼皋

樵陽子者蜀灌青城山樵子也本大足縣人姓雷氏方誕有踞而慕於其門者父若母因呼之化緣化緣可二歲父若母死安縣安縣民陳和養為子養十餘歲陳夫婦亦死化緣孱然一孤童耳則托足青城山下童翁家童翁家又貧無所得食則入山斫柴售灌縣人以活灌

縣人持升米或碗許米市樵子柴盡一挑樵子不許也
一日入山天大雨雪迷失道入山益深雪盈六七尺許
所見惟高崖萬丈古木架陰壑飛鳥都絕忽一老人鬚
眉皓白手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頎腹便
便衣大袖紫衣亦來共坐如是累月並有所指授其語
秘不傳已乃導樵子大樹下指而曰是中爾前身所托
也坐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禮甚恭號之曰樵陽子以故
人皆稱樵陽子云老人既去樵陽徘徊巖谷間往往聞

隔屋彈琴聲或人聲及跡之無有也結跏趺大樹下凡百數十日敗衣掩形頽然槁木采藥人遇而怪之佛耶仙耶頗以語灌縣人灌縣人轉相語羣走物色識為童家兒是兒陷雪窖一年久矣曷不死寒餓死虎狼乃作如是相事聞灌縣令令景某也駕而之山中臨問狀而所對班班應古記非童子口吻也自言吾前身在樹中令便使人斫樹樹轟然若雷震者火發其腹劃然開現委蛻馬髮垂額覆額指爪遶身其貌像則樵陽子也令

驚嘆而返尋並蛻坐處得一石匣匣有文字亦秘不傳
有布衲有鐵冠絛樵陽子以自有劔柔繞指今失所
在其時令下教製龕奉樹中蛻築庵居樵陽子於是樵
陽子之名一日而傾動州郡士庶競來瞻謁樵陽子遽
能談人未來事又能已人疾來者愈益多樵陽子避而
匿安縣之天池山士庶則亦走天池趾相錯自鄉薦紳
以迨官長車蓋相望而獨石泉鄧令某惜墨吏也問丹
何居樵陽子云為令庶而仁是官人外丹令疑誚已恨

刺骨而孫弁某將因緣為功陰教令名之妖人上變告
臺司用令追捕毋釀亂事下城都張丞某逮治樵陽子
朴野至則箕踞而許丞大恚罵何物囚敢爾痛榜之無
苦也繫囹圄三月獄上而王觀察某特庶其非辜覆丞
牘身為白艾中丞是夫童而好修安所涉人間世而惑
衆為事得解久之譚中丞來檄所司即鄉所築菴建大
通觀遣還山厥後凡開府及領藩臬至者率召見樵陽
子樵陽子率一再往不拒也顧其意忽忽不自得會吾

常吳叅知以捧表過家謀挾之來江南樵陽子洒然從
焉來則止常之永慶寺亦數過吾錫山龔方伯城南別
業稍一游武林西湖樵陽子所至江南人就徵未來事
若丐已疾者麋集樵陽子不甚應間露一斑即往往中
樵陽子在山專生餌黃精出乃復火食食止蔬素然終
歲廢便溺良有絕異者故未名強而自名曰思道亦書
出山後書相傳其大父孔文進士也與內江趙文某同
榜友善父鳴春蓋人為樵陽子言如此留未一歲歸焉

贊曰昔東林老古錐定我眉樹中七百年既出求復定
去今青城樹中身托樵陽子是兩也玄與禪有異乎張
紫陽因折瓊花事推明陰陽性命之變以必得金丹乃
是最上乘法通乎此可以知所竟矣余不解為二氏言
幸獲習樵陽子其人冲夷悟穆不界人我教人只於心
地上領宗旨難以通儒者言不謬嗟乎余安能極樵陽
子所詣哉

落魄張傳

王淪

落魄張者一名張三風一名鐵腳張世莫知其鄉閭年
紀名字之實周游天下其於鳳翔寶雞者居多形體清
癯脩然而長環目高鼻鬚髯上指戴大笠着道士服垢
弊不飾放情任真動止無檢故時人名之曰落魄張好
和光同塵與世俗雜處時發隱語以洩其真有問之者
復恢諧以泯其跡以故人又名之曰張三風經行四方
其地相去數千百里之遠一日之間無所不到到則人
皆見之因又名之曰鐵腳張永樂初猶在寶雞蜀王遣

使徵之未發一夕而殂鄰里為具棺斂使者不敢歸遣人搽之而蘇已復就徵徒行上道令使者先馳未及前驛見其已在座矣至成都王加敬禮之特厚送入青陽宮奉侍唯謹未幾遂不知其處太宗在藩邸時嘗一接見既即位思其所言有驗數年四方徵之竟無所得其棺在寶雞猶存宣德四年冬予隨鄭王殿下之國鳳翔父老猶有識者往往能道其事予聞而異之因為之傳

書濟寧王翁事

程敏政

子過濟寧同年友按察副使淮人石漢卿為子言州人
王士能年百有二十歲近朝廷遣使徵之因同入城訪
焉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巷人跡罕至士能居敗屋中
鬪然終日鶴髮被領面如童子少婦神完氣和與客言
率靜坐寡欲之說瞑目曰僕老無能為朝廷過聽而召
之僕豈知道者但習靜而已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時
舟行急不暇盡扣而還道聞漢卿及州人言士能海州
人生元至正甲辰迨今成化癸卯實年百有二十歲其

寓濟寧亦六十年矣士能少慕養生之學不受室不飲
酒食肉入蜀廣聞雪山有異人投之見老人被一氊衣
卧深洞中石牀上長三尺餘耳目口鼻手足皆類小兒
士能禮之不答自為執役老人不飲食坐側一袋所盛
類乾麩饑輒取啖之渴則手掬飲礮水一二升士能執
役數日所費米盡跪而乞食老人分袋中物與之苦澁
難咽士能難之自拾山果以濟饑居三年老人憐其志
勤苦忽曰吾語子道子得之宜出山非其人莫輕授也

士能去雪山後事不可知其來濟寧濟寧人不知其有
道也後稍稍知之竊伺其所為蓋久絕烟火食惟日啖
粟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而已始以為異濟寧衛指
揮王宣亦海州人往扣之大駭曰吾上世有叔祖實名
士能聞先祖言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其是乎所言家
事皆合自是日往候之郡人時有所饋皆拒不受會宣
有同任欲往授其業者士能望見曰爾聲妓滿前日事
妄作非吾徒也謝之其人大慙乃上書言狀朝廷下山

東守臣俾乘安車入京且令宣侍行噫上古之人率以百二十歲為壽之常世降俗下人少斲喪其天真壯馳騫於聲利老不知止死且弗悟其弗壽無足怪者若士能固今人之所異而古人之所常也

傳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塗人可以為禹然則今人以為異古人以為常者又何止養生一事而已邪

劉仙傳

宋淳

大司馬宛洛翁為言其鄉有劉先生偉者曾為侍御

兗州守卒於官翁之叔父某時為某縣簿實主其喪事
或云劉乃不死往往見人間翁不以為然後僉憲山西
有衛經歷某者亦翁鄉人也朔日叅謁不至翁詰問之
對云夜因劉先生過訪旦遂起遲耳翁問劉為誰曰故
兗州守也翁大駭異命經歷與俱來憲長蔡公曰佐貳
備酒固難吾當主之既入見即握翁手縷縷道平生事
且云子昔癯也今肥矣又曰子記彈琴時事乎我至而
翁家備酒食款我時河漲不克渡但殺雞為黍命子撫

琴子為彈昭君梅花二曲今忘之耶翁曰然時憲副李公川夫聲名籍甚跂足卿相蔡公曰先生言吾三人者誰最先陞曰汝問即汝陞矣李公曰聞先生死且久矣然乎曰不然也汝且死耳即席惟飲酒穀肉食皆不御清戎察院聞之曰異哉故臺長也亟遣使招致之遂不知其處徧境內物色卒不可得是年蔡陞都憲李落職言皆驗云翁言兗州為人素以理道自閑父母喪皆廬墓三載妻亡不復娶方為御史時住慶壽寺閉門謝

客積書至數櫃每出必自封識人莫窺之一旦以侍班
早出不及封康太史對山密往闔之其床帳朴陋殊類
庄家櫃中所貯皆丹書也其在兗州日忽終南山一道
士至家謂其子曰尊公今日入吾山中特相告報其子
曰吾父方守兗州豈有是哉數日後計至計其亡為道
士至家日也至今垂四十年未有誌誌者必及神仙事
其子雅不欲以是名先生故久不誌云

司馬屬曰神仙之說吾儒嘗詆之謂不足信然葛洪子

晉洞賓希夷載在子史豈皆欺世之言哉即宛翁之言
劉先生事乃耳目所覩記翁初不信先生先生之見也
實欲示翁而明其非誣耳然必於信翁者何哉夫海蟾
之術非藍方不售羨門之訣必義山始得翁昔在獄中
遇名仙雙了髻謂翁有道氣教之長生翁曰吾儒者有
殺身以成仁安用此又授之以黃白之術翁曰吾儒者
一介不取予諸人安用此雙了髻曰謬矣子謂取予諸
人者豈我之謂哉翁於是蓋有得矣今年幾七十而顏

色童赤形如野鶴聖胎真訣固有所受夫豈凡品可得而與聞哉

劉太守仙解傳

趙樞生

太守劉氏名偉關中人幼慕神仙長而愈益好之正德間舉進士第始為御史出守楚郡一日忽封函寄其家與為訣當以某日逝父以為狂不之信其母獨曰兒平生誦誦好談仙事今得無有異盍使使訊之及令家人至治所則果逝矣因祔殯歸既行徐覺棺輕及抵家若

無物者父母趣啓視之僅遺含殮具爾因大駭以空棺
厝之公既得仙蛻去乃別自稱劉胡子賣藥於山西代
州人初不識其何許人乃病者求藥隨以丸應不索價
無不立瘳者又相人言未來事輒奇中於是代之好事
者莫不聲相傳曰劉胡子劉胡子云有秀才甄成德李
念及弟愈三人仵仵負才士也聞劉胡子善相二季先
往詢之公一覲會即許進士仕當為給舍愈幼素儼戲
呼之曰劉胡子試觀我何如兄公摩其頂曰孺子乃玩

我吾本不應語若然若實亦進士也位清要即次乃兄耳二李旣得報趨往告甄甄在三人中齒素長不欲往二李強之乃往公就相之曰君勿憂不貴後當為李官也甄喜即投契數隨侍之後知其有金丹術握手引至靜處向公再三叩之公曰若問吾吾惡能為若諱然係上清秘旨凡人誠難知今有一養氣訣授若若其持而行之甄謹拜受公客代州久代人第知為劉胡子無能踪跡其所自會有一商人過見公愕曰異哉茲吾恩人

劉太守是也胡為來哉公始佯不喻商即長跪再拜道
某前以某事寃繫郡獄賴公平反得釋公度不可隱即
云吾已出家戒令勿言公既為商人物色得遂遁去越
數歲復之留都留都時掌臺事者韓公邦奇與公少
為同學生後聞公為太守死歸葬一日出三山街見一
人山中道服行廊下狀似劉即停節呼吏附耳語令躡
其後偵之果劉也便強與俱來吏如指往公不色遁尋
隨吏先詣韓私解韓還見公猶疇昔時人也驚且喜便

設榻道舊事接殷勤甚懼已設飲食公談笑言動舉止
皆如平生韓公始終疑之意其死已久此何物者韓謂
鬼畏燒酒試問云公能飲燒酒不公徐笑曰若疑我鬼
耶吾故吾耳取燒酒飲數斗無恙韓公始不疑居久之
辭去僧寺中宿韓公時時與六御諸公詢訪之而後諸
司官聞公名悉來通謁車跡遍寺門矣然公多辭不見
惟韓公同往者乃得見有官求見公不獲隨寺僧引至
公所居則闕無人焉官怒趨出欲扶寺僧僧再入求之則

公又在僧具道所以公曰不可以吾故累若乃出見之
問功名不答公自是遂辭僧言欲往他所忽不見不知
所終時嘉靖戊申己酉歲也其後代州三士者念與成
德果為給舍愈部郎甄所傳養氣法至今行之秘不肯
洩甄為家大人同榜進士

玄都外史曰余聞雲笈真誥瑣言內傳等書其言尸解
事類狀非一即衣在形去者或與白日冲昇者有間然
軼却疾延齡之科數等矣第初逝時令人心惑不信如

王屋同學四子者不少爾洎逝後幻跡往往彪著乃始信其不死故非有卓見素測歸化理以一蛻為快者難與道焉太守雖靈誕有自然其積基糸構成其幻志亦學海必至者歟迹其業舉子入彀又逐世資膺治民職非外三生別持功行者也其皆以過客視所歷者耶抑世之倜儻竒瑰之士稟尚玄虛者非鮮盖有敝蹤塵徑入山出林一往不返者測其所之亦當乘雲躡虹遨于不繫之域然聲湮迹沒不如太守之膺世資又昭昭處

人境而蛻去去而不死而迹留異矣然太守方驚冥濛
穢埃壒其以留者為重與否耶余欲學太守者觀其始
終顯化是以列其行事著於篇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一

餘姚黃宗義編

傳三十五

仙釋

俞長沙傳

林大春

明興二十有七載天子臨軒策士得張信而下百人有
俞允者字嘉言松江華亭人也官拜楚府紀善改魯山
令尋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坐還報失期謫判長沙故

今稱長沙公云初長沙公少時為人疏節倜儻不羈然能力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予嘗與道者俱一日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焉父命侍食侑以美器道人輒隕其一公殊不為意過之如禮明日道人者出過少年行博於市旋博得一器以歸其器絕類昨隕者曰器固無恙如是蓋道人業已預知有此姑以試公耳迺公固不為動而少年者輒恚憤益急與博徒十數輩求博道人道人每與之博必得奇勝於是少年窘甚

不敢鬪咸竊驚異之公因笑而問曰而技可學乎曰子
有奇氣異時當奉大對為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別
去公悟乃始折節為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經
學失傳公獨得三傳於蠹簡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乃
以春秋舉畿內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歷前官如道人指
其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已而復甦先是公
病已革已易箒待櫬於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貿藥而
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

納公口中有頃得嘔數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金帛酬醫醫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二云長沙有白鶴大仙廟盍往修之俄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其為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公公始為言疇昔事謂我實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居七年以壽終後六世孫汝為者復以毛詩舉隆慶辛未進士假守潮州為予道其事

林子曰余少客吳越間嘗聞吳中人士往往談長沙公
始終遇仙事私心異之及得其孫貳守公所為事狀始
知公蓋儒而自託於仙者其于死生之際視若夢幻亦
可謂有守能不亂者矣而論者又謂圯上之遇濟北之
祠卒成帝師以光輔有漢而公官不過為郎位不過別
駕以為公憾不知公于死生能齊矣彼區區得喪何物
者且以賈生之賢尤不免于長沙之悲而公乃不聞其
有幽憤之辭投湘吊古之賦其視賈生處此似為過之

由此觀之其迄于今以有胤嗣也宜哉

達觀大師傳略

陸符

師諱真可達觀其字也晚自號紫栢萬厯中慈聖皇太后欽師道風上亦雅庶知師謂若此真可名一僧師遂取以更其名云世家於吳江之攤缺沈姓父連字季子其先句曲人也師生有異徵雄猛不可羈紲稍長志益大飲酒恃氣慕古游俠之行他日自言吾本殺猪屠狗之夫盖道其實也年十七辭親隻行願立功名塞上行

至郡城楓橋天大雨不得前虎丘僧明覺者過視壯其
貌問知遠行因以蓋接之歸具晚飡夜臥聞僧誦八十
八佛名號心忽開悅侵晨起告覺願出家遂解腰纏治
齋覺即白衆為祝髮因禮覺為師是夜即兀坐達旦時
覺欲募鐵萬斤鑄大鐘師乃獨身往平湖跌坐一巨室
門外主人進食不食問何為曰願得鐵萬斤鑄大鐘鎮
虎丘山寺主人立畀鐵如募師為舉食徑載之歸即閉
戶讀書歲餘不越閫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掩關武塘

景德寺三年辭覺包腰去叅訪聞僧有誦張拙秀才偈者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曰何不云方無病不是邪僧哂之師大疑到處書二語于壁迷悶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自是氣宇凌鏢諸方矣初祖西來以楞伽印心從上祖家皆精其義立為綱宗勘驗來學宋宏覺範憂末法失傳遂為智證傳僧寶傳諸書以撰述佛祖旨訣其書世多未之聞見師搜得古本大喜因游

匡山深究相宗精義已而游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宿
孤坐師作禮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既生
後如何宿展兩手師于言下領旨尋迹之失其處至京
師叅徧融大老融問何來曰從江南來來此何事曰習
講又問習講何事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能清淨
說法乎曰至今不染一塵融命師解直裰施旁僧攬其
裏曰脫却一層還一層也師笑領之遂留時與知識嘯
噉法主暹理諸公叅證所得乃歸省覺蓋去辭覺時已

九年師見道法陵遲五家綱宗墜地以負荷大法為已
事倡刻大藏廣其流布日以智證傳一書囑付傳習或
時教人專持毘舍浮佛偈謂此偈是去來諸佛心印禪
之真源嘗言吾待此二十餘年已熟句半熟兩句死生
無慮矣先是有南昌諸生出家補陀曰密藏道開者聞
師風來歸師深器重留為侍者凡法門大事如復楞嚴
寺刻大藏復化城皆以屬之師終身不受人祈請出世
終師世亦無敢開堂受請者獨與憨山清公為友嘗對

談四十晝夜不變睫因有志修國朝傳燈錄與清公約
共往曹溪開導法脉遂從帝京繇三晉歷關中跨棧道
至蜀禮普賢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清
公約時清公以興復勞山海印寺為黃冠奧援許奏被
逮師聞報禱佛冀佑不死獨往曹溪將回捄都下知已
得遣雷陽戍因住白下江關待之相見執手嘆曰公以
死荷大法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無生日他日即先公死
後事屬公清公至雷陽得閒過曹溪曰此達老志也吾

以行聞至殆不偶後公得釋即住錫宗風振焉時上以
三殿工開礦稅中使輩出有李道者劾奏南康守吳寶
秀抗旨逮治其夫人哀憤投繯死師聞之曰良二千石
為民請命死其妻身且不免時事至此乎遂入都門營
謀授以毘舍半偈令誦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上意
解得末減師因喟然曰懸山不歸我出世一大負礦稅
不止我謀世一大負傳燈未續我慧命一大負釋此三
負當不復游王舍城矣其時門弟子皆知都下側目

師已甚相繼奉書勸出開侍者刺血具書隱去當師居
方山時嘗卜出處於李長者誓以身命宏法故報書輒
謂吾當斷髮已如斷頭今更有何頭可斷其意以出家
兒大事既明身心尚有僇辱揀避雖比古之立名義不
侵然諾者尚不可得况欲稱祖家兒孫操提正令以殺
活天下故雖謗師形章疏不一師處之屹然居無何妖
書事發上震怒方大索先是江夏郭公正域為少宗伯
以楚藩事與政府牴牾而吳江沈令譽者師弟子也以

醫游公卿間尤往來江夏稱最善羅織者遂欲乘妖書
中郭即掩捕沈拷掠備至沈終無所承惟篋中搜得師
與令譽書乃營掾清公謂勞山海印之復為聖母保護
聖躬香火今毀寺成清是傷聖母之慈妨皇上之孝也
御史康丕揚得之遂據以聞先時慈聖聞師至命近侍
陳儒致齋供賜紫伽黎師受供謝紫衣適從石經山得
隋時琬禪師所藏佛舍利因請入供太后出帑金送歸
石窟言者率以糜肉帑金錢為師咎一日有中使奉上

命賚數千金請師印藏經頒賜師不奉詔曰印經自有
人中使固以受上旨堅請不肯去其人嘗從師執禮者
師呵之欲起杖不得已復命上笑曰固知此僧非利財
者上嘗手書金剛經汗漬冊紙疑當易亟遣中貴馳問
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覽旨大悅以故劾上留中遲之乃下命大金吾研審
而已時師居西山潭柘嘉福寺諸校夜至不敢白但匍
匐求開示師為語竟夕至曉諸校伏地哭出帖師命治

齋禮佛書偈別衆就訊以三負對無他辭傳送刑部對
如初有郎官嫉師者同鞠故令杖師凡對簿直入趺坐
階下左右雜投刑具唱聲恐嚇不為動受杖已復起坐
獄詞無可按特以救清公書謂語連朝廷欲引子罵父
律不果竟擬左道獄具將上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
何為手字付侍者性田令致江南法侶田哭師叱之曰
侍我二十年猶作此去就却食飲尋說轉生歌子夜猶
口授十餘偈黎明索姜湯嗽齒就地坐誦毘盧遮那佛

數聲閉目不語有御史曹學程先以言事繫獄聞狀趨
至望見輒大呼師好去師復張目微睇啟手扶兩足跣
跌以逝時萬曆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嘉靖癸
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師報逝
待命六日坐風露中顏色不少改遺命毋龕斂周以壘
埋葬慈惠寺土坎中次年春夏霖雨及秋衆憂淹漬久
令田侍者鳴諸當事得請歸龕啓視端然如生見者悲
慟如佛復出傳聽來觀奔動畿下龕歸江南途中尚多

求啟視瞻禮者江南弟子議卓塔地持未決適園中錄
刻成寄至中有怪來雙徑為雙樹遂定議歸徑山師相
好魁竒雄碩威掩萬衆童真絕染膚體如鐵石日飯數
升過中不食自出家即脇不到席四十餘年如一日所
至設高座懸燈趺對密藏開公嘗侍立聞鷄鳴顧語師
曰學道人坐地安問雞鳴始行脚二十里足痛以石砥
足至日行二十里乃止嘉興楞嚴寺初復禪堂成師題
一聯謂當以血書之引錐刺臂血盈盃用絮漬大書榜

上嘗至膠西秋水時至欲渡衆不可師解衣先涉亂流
及肩疾呼衆前顧謂曰閱生死要當如此師身律嚴至
於忠孝大節尤為性篤幼奉母訓不坐闕終身立不敢
近嘗禮佛始進食在潭柘值客至誤先舉乃對知事曰
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杖三十輕則倍起受杖就佛前
伏地受責如數在陽羨山中讀長沙志至忠臣李芾城
守垂陷授劍部將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受命已而自殺
執卷淚迸如雨旁侍者不哭叱之謂當推墮崖下所至

梵刹見祝聖牌必敬禮歷書初授必加額始開覽白衣
弟子入室激發以忠義懲戒貪暴形於論說至謂教人
制舉業進身使為大盜劫財較昔人畫馬入馬腹其罪
報當愈甚師心慈外貌威重及門弟子多賢豪措紳御
之平等尊嚴不少假嘗言法道非資人為牛鼎以世情
求法不入吾室我不憾也惟遇利根男子錐剗不少假
借當機不契恨之直欲頓斷其命至誘接下中隨器盡
量人自習安駕緩畏其攀躋多望崖而退焉明覺者故

嘗好醫一日還家畜妻妾以醫名吳會然移居大澤中
深自匿師密使人踪跡詭名字稱病臥舟中邀覺覺至
見師大駭師流涕嘆息覺皇恐惟命遂剝除乃反執弟
子禮師行脚見名藍慶址必發願恢復從楞嚴至歸宗
凡興建一十五所歸宗遺跡僅古松一株寺僧薪斷幾
折將盡伐售米五斗有丐者乞米贖免師過而累土石
檣築呪其下願松再榮寺當復後松果日茂寺竟因師
復云師聞難無敢為之訟寃者當是時惟侍者性田周

旋園中故有松木冷重雲獨見田侍者之句田常熟人
幼嘗事慧日寺比丘古林貌癯顴起純體筋骨性突兀
不易馴擾已林遣執侍供事惟謹頷顙指使氣息相應
中夜承諾警絕無寐少不知書索卷籍筆劄隨所命必
應手師有所往頂笠即行一肩追隨若預裝者嘗呼為
小道人或命為田道時遭痛杖初無怨色一日逐之使
去田哀號無所出故嘗向大士禮清淨三業文是日聲
鳴甚悲音齒忽異師問知為田乃復令入自此不復加

杖師示寂報訃江南復北上奉龕歸徑山始剝除不踰
年微疾死塔骨寂照菴放生池山左曰田侍者塔云師
龕始供菴中越十一年定葬山後黃沙灘人言其地有
瀦水改卜五峰大慧塔之陰曰文殊臺已擇日火浴矣
清公從南嶽數千里來操文預定祭日適與期會遂把
火焉師有文集及園中語錄金沙門人合刻共一十六
卷後三十二年有私淑弟子四明陸符刪次補纂為紫
栢心要數卷序而藏於家

論曰嘗聞震澤間有寺名普濟者寺中有古栢一樹奇
絕吳興閣學某嘗舣舟其前夢師登舟謾謾作風聲明
日起入寺婆娑樹下若有所見後追錄其夢正園中滅
度日也因疑師以樹中神道成而歸且曰師固嘗號紫
栢云至考師心行本末若其夙命前知顯迹坎土直以
肉身熾然說法自非古佛大士酬願一出豈易得此也
哉憨山老人曰正法中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中不可無
此老誠哉知言彼樹中神何修而得此於出世乎

僧有相傳

尹氏興

師名如堂號有相南陽人也示寂於己丑十一月之九日八十春秋有二矣始師有歐歎之疾住岳陽深山中持華經二年夜夢金臂人飲以玉露疾遂瘳掛錫出泥菴則丁亥十月也師嘗匡坐而含笑余問曰何笑乎曰予心樂亦不知所樂何事也頃之天暑甚予氣喘出師從容微哂曰寒暑小事也不守如此他日生死場中何如哉公能澄定此心則入水入火無徃而不自由矣余

拜手誌之今秋九月絕粒不如惟啖棗栗已辟棗栗惟
進熱湯如是七晝夜張目語予曰本以十月行因修懺
事展留一月旦日酉時予逝矣及旦禮十方佛入奩跌
坐久之衆竊聽焉念佛有聲縮不忍視師覺奮聲呼曰
去弟子本有合十指爪懇懃上請曰師何去曰竟往
佛國至則火光鋸鋸化作金蓮花而上所謂無往而不
自由者與夫性本空也含十方國土僅如點塵何況水
火是以至人出入其中故能函蓋游戲情識既生則為

一物與水火偶觸之為焦為濕入之為溺為焚既不勝水火而我且為水火用如是為恐怕為痛楚為壞散既壞復成則為欣羨為悅樂為貪戀輓轡不停而我本有之空性未嘗毫末減也今人或夢火灼其膚醒時無有此可以知師之火用至平無奇至常無怪矣覽觀師事毋為魔說

慧常傳

蔣鏞

慧常者以行脚卓錫長林之金竺山里居士沈七老時

與游七老家修符籙召道士朱法官領符籙事既齋戒
設壇場而七老請法官曰人謂大師道力游行三界能
攝某神入天門乎法官曰可引七老登壇伏而自伏壇
下須臾詣天闕如王者宮殿朱門雙啟見慧常持篋掃
天門下遇七老驚曰爾安得到此幸今日值侍趙公若
他將公不得生還矣遽匿七老戶扉後已見金甲神巡
至訊侍者安得生牛皮氣當是時七老固曳草履命索
之而慧常前揖神敬禮之慧常以身翼蔽戶扇乃不敢

索神徐去而法官捧檄自天門出攜七老下明旦往請
慧常謝至山半侍者捧盤匱肅迎曰師知居士見過命
候道左七老驚因拜慧常具謝解救得不死狀慧常曰
此地那可戲行然亦公往因也七老曾孫謙長林知名
士有文行余博士長林謙為道其事甚悉又言朱法官
道術亦甚靈異嘗渡江以一蓋投江中捨訣禁呪片時
飛渡後飲酒醉寐訣解沈江死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三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臣燕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俞昌言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二

餘姚黃宗羲編

傳三十六

詭異

陸彥先傳

蔣鑑

余年十六而識彥先彥先自喜為詩詩名籍甚公卿間
中歲不得意乃益自放人呼曰癡翁微酣踉蹌突至童
子諱云癡翁來則皆走而余先君獨雅愛之彥先之尊

人啟孫先生於先君為中表兄弟呼先君表叔又娶余族姊先君度甚莊內外子姓亦無弗莊事先君者惟彥先任性醞薄自如每造先君必索酒酒至則高吟所著詩襟以他語杯入手數為語奪語又數為酒奪兩不可竟而炙酒喜極燥且炙且飲且飲且高吟輒竟夜或頽然醉縱談今古不平事戟手瞋目繼以痛哭而先君擁褐聽之亦竟夜不休家釀善酒味冽彥先睨之曰此三白耶吾欲首論造三白者叔父宜從坐先君大笑屬余

兄弟此異人也母以痴易之彥先有至性逾三十舉一
子而瑒不勝悲愴盡燒筆硯托酒人自豪酒適或占歌
詩韻檢甚超或聘之捉刀亦弗謝平生詩皆醉後擊唾
壺走筆而成然氣易盡故不復作長篇景語殊曠情語
殊楚致語殊逸不甚計工拙而得句輒沾沾聊以消其
無聊之況至人間齷齪雖夢想亦不及以故家四壁立
余姊挫針自給內顧益不可堪間有贈片金者懷以歸
家人迫攫之金盡出而交謫未已則或經歲月不敢歸

而容余及二三友人舍中或寄僧廬故其詩骨肉頻年
盡肝腸遇節摧春風吹萬卉不到轉蓬人又情獨愛難
捨心惟悲最傷祇緣兩重障遂發一朝狂句絕淒斷彥
先有至友徐君聲遠王君孟夙兩人皆善余各有高韻
而酷愛彥先忘機後乃善陳生古白三君酬答極多彥
先多畏尤畏鬼畏蟲畏爆聲而起居簡率衫袖淋漓齒
羹剝落糟氣拍人同舍者走匿踉蹌大叫抱一老傭卧
曉起亦復恬然一夕客茗中別館主人兩戒青衣伴之

彥先忽醉卧覺而呼青衣不應遽起取衾自裹匿戶扉
頃之青衣持炬至驚喜躍出青衣大恚一兒恚死又一
日與孟夙步西湖堤上青蟲挂衣幅顧見裂衣驚走里
許不可止武士有仗策而售者窘且餓野哭彥先顧問
之亦相持哭甚哀悲感行路或唁之曰乃父子耶何悲
也晚歲客喬將軍一琦喬憐其無子遣一媵侍之彥先
意頗暱而貧且憊為奔走計饔飧若有家累者欲以娛
所懼而力弗任歲餘困疲乃死

符生曰彥先多嘉觀為余從伯父平仲館甥伯父曠懷
高韻彥先若臭味而伯父顧不甚契彥先先君子顧獨
深知之文章有神交有道其然乎其然乎方彥先以貧
死余亦落魄不自振友人欽愚公張豫誠諸君為治產
食其未亡人陳古白為檢其遺稿壽諸梓余無一焉生
慚中散死媿南州今已矣乃悉生平所習見者為之傳
世有讀余之文毋笑彥先為痴人者而吾與之談至人
矣

卷四百二十二

卷四百二十二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三

餘姚黃宗義編

傳三十七

物類

石丈人錄

楊維禎

宋元祐中韓相國玉汝帥長安築通津大石梁督責有司急鉅石無所出忽夜夢一文面人自薦曰吾可應命詰其所來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居某所以齊封人辱

吾文面之垢若干年矣倘起吾泥塗磨洗吾垢與今相
國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涉者非吾之至幸歟明日抵某
所果見一穹碣在泥中丈尺應所科磨其刻舉至津所
柱於津而梁落成

楊子曰唐人弔剡藤氏以世之惡文辱藤也五季末有
弔青之石氏而石丈人自伸其辱予錄其事以慶丈人
之獲湔而重悲藤者一汚而不可再雪也噫丹霞翠琰
屈於汚豈直青州一丈人哉明天子今使得磨洗砥輿

梁與民堂大厦丈人之族不羣然自薦者吾不信矣

三義傳

周是修

一義者吉泰和鳳岡胡如林之犬也有元初胡為泰和
巨室如林胡氏之傑然者也富而敦詩書重交游喜射
獵常入山以所畜愛犬自隨防虎而射之冥搜抵絕壑
中卒與虎遇機未及張而為虎所攫仆地將噉之犬見
主危亡命以赴縱嚙虎尾虎棄人而從犬則退走喧叫
聲動岩谷虎復攫人犬復以死進嚙如是者屢故虎不

暇嗟而如林已魄喪不省矣既而旁林之樵者訝犬聲之異羣趨而視之虎稍驚卻犬奔伏主身若覘其傷者樵者知為如林併力逐虎如林移時乃甦迨歸賞樵者樵者辭曰公所以得免於虎者是犬之功也如林感其義撫愛不下所生數日犬以駭膽而殞如林慟之具棺斂以人禮葬焉君子聞之曰勢迫主危去死一間為畜犬而能捨生赴救勇黠若此卒脫主難死以義稱為人臣食君之祿而有不憂社稷市私賣國臨難苟免貽唾

罵於後世者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二義者滁陽野湖之鴈也洪武丙子冬十月予從王子
朝京師經滁陽去周道里許有湖方百餘頃鴈驚之團
沙以居者不翅萬計王子令將校縱名鷹擊之鴈發而
鴈起蔽空如雲鴈竦身直上拳擊一鴈還墜湖汴間鴈
據鴈爪嘴各肆其驚鴈殆而音甚哀羣鴈皆迴翔喧呼
不去俄而一鴈下赴以死敵一鴈繼赴之其敵尤力又
數鴈下赴之皆殊死鬪鴈幾不支以走免於是始受擊

者與諸赴救者俱定神理翮而舉空中羣鴈亦喜舞下
迎嗷嗷嗷相言相勞而相慶焉觀者莫不異之君子
曰義哉斯鴈乎同類和處一罹於禍則勇敢者爭先赴
難格鬪若此之力世之人為兄弟為朋友平居懽洽自
謂魚水之不若蘭金之莫加一朝勢窮利盡或變故卒
至則紛然解散視曩之同契顛連困踣倉皇而失措者
曾不動心一相拯援甚者至於投之井而又下之石焉
者比比有之於斯鴈寧不大可愧乎

三義者陝西長安蒲陽里晏氏叟之烏也叟性慈仁而無子夫婦獨居行林中見雛烏為風雨所墜螻蟻觸之叟惕然不忍取而救之歸養以筠籠閱月而瘡痂瘳羽翮稍稍然長馴擾眷戀有感恩慕德之意叟竒而釋之由所之烏乃留止庭樹旦暮去來愈相親狎叟益竒之名之曰黑兒聞呼輒至止叟几席懷抱間以為常一日啣金釧泊叟膝上作啞啞聲若伸其報臆者久之求一雌為耦結巢庭樹育子而孫歷二歲詵詵以十餘皆馴

狎如黑兒之習叟婦或近出呼黑兒以護家即謹守於門人至則噉噪搏擊拒不容入婦還哺以所携則忻躍無任婦忘一髻求之弗獲呼之曰得非汝輩啣置巢中乎少頃啣髻至婦前以獻又二歲而叟卒晝夜哀號於庭率其類啣土以益塚封又歲餘始去庭樹莫知所之焉君子聞之曰世降俗薄兵凶荐臻士子有流離而失據顛沛而無告者幸遇長者收而畜之寒以衣饑以食病以藥凡可以成全而保愛者無所不至及其免於患而

賴之以壯且強也其不忘不悖眷眷而不去切切以圖報者幾何其人或思故里而欲返其初或因小忿而輒昧其本邈然無情飄然棄去者徃徃而是皆是烏之不若也

周子因三者而歎之曰古人皆云人而無禮無義則與禽獸奚擇是果可以一概論哉麟鳳龜龍為聖世之禎至若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騶虞之仁關雎之別皆性中之天無間然矣又若晉之義馬唐之義象義猴俱

著名傳記不可誣也今泰和之犬則能捐生以赴其主之危滌陽之鴈則能奮迅以救其類之急長安之烏則又能馴慕以念其人之恩犬鴈烏禽獸也其於狗義且爾况稱為萬物之靈者乎况讀聖賢之書習先生之道而名為學者乎傳其事以為流俗之戒且勸焉犬之事予聞之先師渚樵胡先生先生如林之至友也鴈之事予親見之烏之事聞之郢府紀善周添祿氏添祿嘗教諭長安於叟為鄰比云

倉庚傳

楊慎

梁武帝代齊籙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損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邠后心妒焉帝閒居一日覽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如遂下令虞人收捕此鳥絳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勅中庖以為宮膳旦旦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冀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即輟箸不食帝曰荒經曷予欺乎其諸食力尚淺耶將盡脯其餘倉庚中有老而

慧者鼓毘作人語而稱曰余西喬之羽臣也余祖逮事
庖羲氏庖羲氏之佐有鳥鳴者王建福是釐首羽命余
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錄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
王邑於岐山西中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
從之萃於岐下維時風翔者露者雨舞者霜嗥者朝
嘲者夜啜者以萬計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
山之孔鳥善芳不昧翡翠華首咸集宮樹王及後宮不
之竒也而余族獨著彤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於

飛為其有助於德象也二號髻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
曰非所以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內
特賞不捕焉今帝不欲為文王則已欲為文王盍赦微
軀帝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為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
庚乃喜而躍曰鷺知之鷺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
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為妻綱象日明使婦從
夫放月紀日載魄於西由媵以升嫡月載魄於東由嫡以
逮媵帝笑曰禮失乃求諸烏乎為我說之庚引脰曰鷺

何知驚何知月之朝也君以視朔不近內焉后亦辟焉
月始魄左媵六人送御三夕象微陰也月成魄右媵六人
送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而世婦送御焉月成
采三夕而御妻送御焉月之幾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
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
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
夕還降而左媵三夕復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掩
身不近內焉后亦避焉象日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

進也正金環告退也施元的告辟也鳴佩玉告節也由
媵以升嫡本微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
陰厭陽勿使柔乘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教六
宮而頌聲洋溢萬方也又公此制於天下諸侯有副宮大
夫有側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倣是為節當此時豈伊無
險陂王制鱗之妬亦何能為周制之蕪久矣而欲委罪
於微禽變性於纖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誕非神農之
述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沈昵之專非周文之制也帝

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况君江
東乎帝聞庚言懼然側席却后聞之慊然無色乃命寫
其言於斧扆行其制於永巷却后幡然更為速下之行
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倉庚言乃赦之不
殺封為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衣子者即其後也

異物傳 張昇

有物如小龜土色雜灰土以居蠕動而步速好居柱礎
下或墻壁下鑽軟土而入畏雜食之生育亦蕃至冬時

穴土取驗之始見三時散居不知食何物人傳能食白
蟻至盡吾鄉王家嶺下李輔字良佐故家豁達人也歲
辛未暇日過余坐談曾經撫州金谿宿饒泉大姓郭氏
堂中地未潔乃譴從者淨掃之方設榻其人再三戒曰
吾家新創室屋不意歲被白蟻傷食梁棟內空無如之
何有人教以往求川中物如小龜者寘於礎下灰土中
今數年來白蟻皆盡棟柱俱空叩之隆隆然了無一蟻
存若令人掃地及有懸緣壁上遇此物幸為保全勿傷

之余聞能食白蟻必竒物也問良佐以名良亦不知也
許為致之閱再歲六月二十一日午合挈而見余啓其
合祇見雜以灰土蟲亦同色大不盈寸塊然不動少選
蠕蠕然稍行蔚有生意其數五枚良佐導余僕置於園
亭右小房中皆鑽土而入曩言此竒物今果致之良佐
信人也噫天下物類何限人不能盡識余備檢古書並
不見有此物良深歎愧此物乃有益於人能去害而存
材豈瑣瑣小物哉惜不知其名宜名之曰蟻虎請更質

於博物君子

烈象傳

揚師孔

事有以一着係安危一物閱成敗居恒視為平平而識
微主幄者尤必謹之蚤焉歲乙丑當霑烏聯水蘭大舉
憤兵再出雞聯四省震驚六詔目中視昆海一盃不足
當飲馬矣懷山彌壑峰峰擣帳雲連夙將名王望前鋒
惴惴不敢輕試賊騎分三路下東南一路尤銳鋒不可
當時陶兵象馬初到有陸姓小將銳若初生犢主者置

之此路非無意也鋒必未接各營面面無人色主帥叩
天誓師三軍振奮賊果先以東南萬騎奔突排山倒海
陸將兵不滿千幸陶有名象一隻象奴馭之素得神機
深伏小壟鼻中飲水泥數斛賊騎恬不知奔騰而下象
突出咆哮號吼躍起丈餘萬馬辟易鼻中水泥噴作雲
霧直搏賊鋒勢如猛虎舉足踏賊人馬俱如糜復用鼻
捲一悍賊拋向天墮地踐魔皮骨無完陸將引兵乘勝
追逐喊聲四起馬奔壑人潰野器械山集揮刀發銳我

兵刀劍盡敵肉溪壑漲賊血十年來滇兵之捷未有如此勝者大且速且全者抵暮收兵象尚勃勃具餘勇馬龍通城百姓携壺漿藟食望象稽首百叩以謝次日創發病通體出箭簇計三升餘鼻中一矢毒甚遲又日象盡瘁矣嗟乎據三酋惡讎六詔兩迤只拉枯朽中外凶凶不可保得此一象滇雲數百萬生靈轉危為安易亂為治間不容髮孰謂象之功可泯耶嗟乎設使象知有人我知有眾寡知有趨避必憧憧於勇怯即忘人我衆

寡趨避矣藏伏不深沈機不豫敵必因變設奇勝敗不知誰屬所謂無心合道善藏為勇不意於一象見之也馬龍人業已封塚立碑余代庖守安普聞見最真特表出之以告黔陽臣子之畱心封疆者捐軀報國必先忘人我象一物且豎大功矧具七尺靈萬彙者肯出此象下耶

義虎傳

祝允明

荆溪有二人髻卅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晏安無

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
圖濟乎寔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
賄之主計吏覓久矣若才正應膺此耳若欲吾為若策
之邪寔感謝富子即具舟費并載其艷者以去抵山又
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
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寔從之
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寔胼胝碎破血出
被裸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蹠而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隕

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若夫君嚙於虎矣若之
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為吾試同若往檢覓不見
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
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虎出叢柯
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
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塗
而哭倏見一人步於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
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

舟莫為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遙察之厥旌也婦
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婦當為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
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携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
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
吾苦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
不可置耶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完於鄉

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
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

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
可也

庭鳩傳

陳鶴

余舍後有屋數椽巋然環峙楹欄宛委控引不斷人登
而望之不異庭榭然其守僕性愚無能每客去惟箕踞
就睡雖撻之不能改乃置數鴿庭廡下令養之手水穀
旦夕鴿或飛翔空中僕奔騰上下掌求而口召之惟恐
失鴿所也及至必伺宿於闔籠然後自徃畢食夜則夢

寤惕惕慮畜有傷鴿者居數月習勤成性雖欲復箕踞就睡不能矣庭之後即龜山山常多野禽栖樹間有二三鳩每見其鴿出入山澗聽其鳴同也視其羽文喙爪亦同也鴿日與鳩隨逐鳩亦無疑也遂同散漫林薄或馴行庭堦含食而吐哺比翼而歡呼意若得其羣而樂焉者一日鳩隨鴿亦飛翔空中值野鳩群而過之鳩視鴿覺大相殊也其視野鳩而鳴同也而羽文喙爪同也於是忻然隨其群而去焉於鴿若無所顧念者鴿乃望

其鳩而疑之曰彼或非鴿耶否則何遽爾去栖無名之
林以自卑耶抑為羣所惑且往之而後返耶山之南有
樵者見之因笑謂鴿曰爾何一愚至此哉彼鳩之與爾
不過羽文喙爪之相同也爾見而輒愛之與之同庭廡
同啄食往來相樂而不相離者是爾之仁也彼得其羣
而往焉者鳩之性也似亦有所厚薄其間鳩亦不自知
也世有同類之人偶言笑之相契衣食之同情一見之
即與之遊然究其心之所謀我則於義也於彼則利也

而路之相去不亦遠甚矣雖朝夕共室樽俎嬉嬉苟當利之所在縱死生而骨肉者則將拂衣長往而亦有所不顧矣吁是亦無足恠者夫人之不相遠者性而大相殊者欲也彼溺於聲色貨利而忘道義者非一日矣適或值其欲則翕然從之有若火之得薪水之爨土而孰有能禦之者此彼之所以去者亦性之欲也宜也彼鳩之性而猶人欲之不若者今則舍鴿而隨其群尚何疑

焉

二猫傳 程可中

祝給諫無功嘗館於溧水武家武家蓄小猫瑩白而馴善捕鼠有小童雲寶不以畜畜之必滌魚腥飯汁為飼臥則編蒲為窩中加枕焉察視摩拊備至猫見雲寶亦帖耳搖尾就其懷得鼠輒啣弄擲戲待雲寶命而後敢食武有壻高淳人見猫靈乞攜登舟去雲寶走哭如喪猫亦閉目絕不食壻憐其不食且使人日馳二百里籠還雲寶迎喜若獲其喪猫亦帖尾就食如故焦太史弱候

舊居近成均珍珠橋之東河遠其門踰東隣數十家有
貓善竊防少疏輒為啣去一日享客俄而盤中失鵝首
遂減客驩主人怒甚釘其四足於板棄之河中貓受釘
順流下痛苦號叫踰西隣百家收得之者為拔釘養之
良久無恙遂絕不竊惟多捕鼠食其家愛之謂貓性馴
靈如此奈何主人戕而棄焉殊不知貓之有所懲也後
年餘貓主人過其家見貓臥榻上手捋其尾謂其家曰
此殊類吾家曩時貓其家方申其故而貓躍起嚙主人

喉急解勿脫至用利刃斷貓首抉齧拔齒扶歸竟用病
喉死人言人靈於物不知愛憎之過之猾其靈也貓犬
去人差近徃徃有異予覩二氏貓亦駭矣人惟能置思
怨而後為君子今貓反以是見詫此其所以為異類也

歟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四
五

詳校官起居注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湯汝梅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四

餘姚黃宗義編

傳三十八

雜傳

中山盜錄

揚維楨

客有言中山某氏者聚亡命為盜往來江淮間未嘗掠農舍鷄犬費舶子女必廉某州某郡吏之沓而狼戾者中夜至其家擒其主反接于柱盜坐堂上令持刀者剗其指肉

反啖其口問之曰痛楚乎主哀吼曰痛楚痛楚盜曰汝割
剥民膏痛亦爾貸其妻子使野處悉取其財置諸通衢使
民爭取之訖殺其主焚其室楊子曰繡斧不聽沓吏也久
矣而盜能之殲其魁而不逮其孥仁也窮帑藏而還之於
民義也嗚呼盜而仁義謂之盜可乎不盜而不仁不義謂
之不盜可乎堇之毒能殺人亦能治病醫之良者使之盜
能殺人亦能攻盜亦顧其使之者如何耳吾聞晉文公用
中山盜而伯於城濮之盟也非文公能樂收而亟用者乎

吾故志其事使用才者聞知勿俾吏者不仁而盜者仁也

天刑生 蘇伯衡

天刑生者名闕天刑生其號也生生而病免闕因名闕而自號闕翁及年壯更得盲瞶拘攣病生傷目之不明也耳之不聰也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類若吾矐吾薰吾撮吾鉞者孰為之天也天何刑我酷也吾殆有隱慝乎古之刑幾而吾今具四刑悲夫以此更今號曰天刑生云或曰生嘗坐族子德修乾没內庫物簿

錄其家就逮南京今天子燭其非罪卒還其家財而縱之歸天子即天也今天子不忍生罪而謂天且刑生孰信之或曰生大父父仕皆不大顯未嘗竊主柄作威福倚法報復鬻獄而漁色淫刑而黷貨亦未嘗武斷而兼并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生又讀書循理未嘗多行不義事孰視生不得所以致疾狀而生乃有斯疾信隱隱致邪夫天於人也隱隱猶且察之而矐之薰之撮之鈇之如此則陽為不善者又當何如人之竊主柄以作威

福者倚法以報復者鬻獄漁色淫刑贖貨者武斷而兼併者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者多行不義事者可劓可則可劓可戮者何可勝數不於彼是劓是則是劓是戮顧乃陰瞞生目薰生耳搔生手鋏生足不既失刑乎所謂福善禍淫者非耶或曰天人曷嘗相干生者生死者死吉者吉凶者凶天何與焉而生乃謂天刑之不亦厚誣天也歟哉或曰若生者而信天刑之則亦天之未定耳天定且將以刑生者而刑其可劓可則可劓可戮者

善者可怠而惡者可肆耶生俱弗之答驟然歌衛人之
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生姓潘氏金華人其
先世仕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最顯後六世而宋亡又
二世乃至生生通經能詩文而詩出語尤絕人生口吃
然喜面臧否人是非得失期期言不已喜怒一弗顧人
以此嚴憚之有陰事惟恐生知之而發之見生輒趨避
之去生今杜門不復出遇事猶輒作詩風刺向令生不
以廢疾詔起文學儒生且首推上生使生得如汪何輩

拜御史亦且諤諤如乃祖而生竟以疾廢矣君子皆為之太息曰不幸不幸云

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潘生者得不為善人乎而其疾患至於此則夫善人天何與之之有哉仲尼而不得位顏淵而短命死冉伯牛而有疾子夏而喪明聖賢且如此獨潘生乎人皆謂生之自號為激察其言乃可謂能自反者莊生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其潘生之謂與

都城故老 李東陽

傳曰民函五常之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乎水土之風氣者謂之風都邑之人習見閑熟大抵尚通而寡執此世之恒言然不可槩論也國家定鼎順天幾百年發甲科躋宦途著見功澤在人耳目者固不俟論已或居小官或終布衣抱一節守一善違衆離俗以求自遂亦非無足稱述者顧偶無所憑藉其名與姓不白於世以死豈不重可惜哉予生也晚竊聞先祖父言遺民故老

之名行幼騃不能記幸所及見亦既彫謝無餘矣恐從此遂泯沒略舉一二為後進君子道之庶他日有續焉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為近體詩有警句性謹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為的為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某公欲遷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配葬請具奏草志禮折之某公強焉志曰以若所為非獨悖理且不免於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暄者草疏以進英廟震怒責某公究所為謀者枷暄於市人皆服志之有識

志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不肯強之乃從後
志年未五十得奇瘍被面以死人指以為毀佛之報嗟
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於禍則服以為是不幸而得病
以死則指以為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
久益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悲夫路貴字
秉彛順天人粗涉經籍少為童子師性抗直不匿人過
母喪發引做家禮去幡幢鼓樂用人為方相市兒爭諱
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降鸞者人各獻香楮貴脫所跂

雙鞵置案上曰吾無他物聊以供神觀者縮頸貴大笑
而去後以壽終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
文貞公之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棘棘好面折
人過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輒中其肺腑曰吾
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文莊岳蒙翁輩皆禮為上賓素
習家禮士大夫家有事斂殯請之必往然非禮致不輕
造訪訪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缺
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猶

老鼠搬生薑勞而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其自號曰竹
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陳謙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
楷行書專效趙松雪華媚可人時染古紙為作趙書猝
莫能辨購書者踵接戶外勢家貴人每酬以金帛用是
起家年七十餘卒家所蓄古書名畫其子并其屋盡鬻
之人多傷之賀道字士完南京人世醫家常居善藥人
呼為賀生藥然能通文義尚儒雅有聲士大夫間其行
余不能詳大抵名勝輩也余所及知者止此其樸茂無

文片言隻行幸中而偶人者瑣瑣不足錄已又有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鬻醬為業人呼為醬楊天順初迎鑾之役武官胄士爭乘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搖手謝曰我粗人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歸其女婢不失節暨某壽終某子敏瞻其女弟以居

至於今存焉蔡通者府軍衛籍也既老而代每步行匝皇城見其輒石坵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傭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又寢之又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苛止之索傭書錢弗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頃郎中文泰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之既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

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差失及遭沮抑輒嘆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為此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之以管窺天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為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獨何心哉獨何心哉

治溷生童軒

治溷生不知何許人始來京師僦屋以居其妻子頗知書懵然無為嘗謀諸婦曰京師甲第連甍高者翬飛低者鱗次皆有匿舍其中吾顧無他能將求治溷以為業不識可乎婦曰唯唯生乃置溷器二甬一恒冠幘曳履負器荷甬日往富貴者之門為之治溷治溷一輒取錢數文人見其巾幘類儒生也因呼為治溷生生聞而喜曰甚善名我乃益勤其業日治數溷得錢數十文雖身陷淄汙顏面渙漉須眉穢濁亦不少惜也莫則以錢市

酒肉施施從外歸相與婦子醉飽酣歌以為樂旦則復
出莫歸復如之如是者累年將以為起家之業子孫可
世守而弗易也有見而哀之者曰汝何至為是也汝冠
儒必且知書要必博古今潛道德抗浮雲之志礪清風
之節以與古之賢人哲士照耀後先斯於儒服為稱審
不能焉則必吐竒出策樹立功名以與時之忠臣義士
爭雄並馳斯亦無愧于儒也又不能焉則求老農老圃
而往師之亦足給以自活汝何至為是耶且古之君子

敦廉潔之行明取舍之分雖以朝夕不食飢餓不能出
門戶苟非道義其視千駟萬鍾若將浼已而不顧視況
汝之蒙不潔觸穢臭困悛中顛如是使其人見之必將
掩鼻而疾走矣汝何至為是耶生聞而笑曰吾業非汝
所知也且子謂博古今潛道德吐竒出策樹功立名非
勞心者不能也農圃之事暑雨祈寒終歲勤動非勞力
者不能也且勞心者道德之傳必繫乎天功業之建必
因乎時彼欲強而行之人皆罵為迂蚩者耳至若勞力

農圃苟或水旱不時則饑饉相仍卒至困窮轉徙是則
道之不行不免招尤而速謗農之不獲不免啼饑而號
寒孰與吾之治溷內不勞於心外不勞於力負吾器荷
吾甬窺甕小大淺深從而鍤鍤焉從而陶穴焉少用其
勤則剩獲其利歸而持酒肉而吾婦子又醉飽嘻嘻視
彼勞心力而無成者真所謂迂蚩者耳子何足以知吾
業乎今夫駢拇枝指縣疣附贅固出性而成於形也子
又何以能使吾改其業乎童氏曰治溷之事其視道德

功業固不待辨雖五尺童子亦皆知其薰蕕高下也然
生方視以為得計反指勞心力者目為迂蚩而不為何
其言之狂悖若是吾聞古有逐臭之夫豈其人耶不然
則惑於廁鬼而為之也於乎廉者不飲盜泉之水賢者
不受嗟來之食況欲治溷以求其活耶

張風夏鏃

張風天台中農家風貌惡善為優盡得於笛能以鼻
成聲用是不欲蓄其家其家固傳視焉日食於富人之

館聚少年晝夜謳弄或譙沸達旦旭入無一食之儲出
有終身之饋故凡邑里之為燕會鼓音席上必有風雖
不名風風固且往自得之出見富人大廬輒止廡下振
管蹠踞翼徹室中以曉富人小子羣走環之以入曰吾
且入就食矣未嘗潔其言為不欲狀風之為人如此或
以笑而賤風風曰人飽其欲誰不如我我固易盈而鄙
人耳彼謂之則曰士大夫乃得而貪焉此為利其惡有
紀極哉且若是而閉焉匿焉則能不失一語不見一跡

以示於人齒舌至引神鬼相證設禍福應子孫以求其
蓋嗚呼吾何故而為是也於此吾有求必以在於口吾
心之未往足已舉而加之矣放而隨之不蓋而益彰之
吾是以處世而人不我貴則世固有夢而不寤者也又
曰吾持身以食於富貴之人富貴之人或以利敗有方
貧賤而以植德興去其一而存者猶是也去其二而存
者猶是也敗者相屬而患不及我吾常得食焉他日遇
其人於道路見項而趨之其衣履甚不似也顧而見我

自若焉曰始吾為富而有今日子以貧而守其常吾乃以後不敢輕子矣嘻子見晚矣雖子前日庸得乎乃今其固也吾嘗客於子子飲酒亦飲酒子持梁亦持梁吾求子不能勝我也且衣冠加於子之身而視於吾之目積穀如山金錢布地傳子而守不使子用子之身憂且勞焉子行其勞而以得食也我棄其勞而亦得食焉子食我而以其憂也我食於子而不與子之憂焉子用其名我用其實是子嚮也幾不見為吾賣顧猶可追而傲

我耶嚮也吾固以日子矣而子不知則子亦夢也赤城居士曰是為夢固然矣風蓋處其地因而夢夫人風亦幸也然吾得其言而思之吾亦有夢於此而不知也世之夢多矣為之傳以告夫寐者而自取焉

憂心四傳 馬一龍

有毀孟河子者或請以自白乃作憂心四傳因時觀己而質諸古之聖賢也庶幾可見乎

且吾

且吾見毀於人也幸哉此盛世之事君子進德之助也

必也君子在位小人不得趁矣以不趁之志肆無稽之
言故有毀使在位者非君子彼小人方且盤緣締結各
與其黨如豺狼犬豕咆哮躡噬以爭路齒奚暇從容造
言陰為中傷之計乎嘗讀易見君子處泰之貞傾否之
喜是有幸於今之毀也君子小人之道消長繫於時時
天時也易曰天地交萬物通上下交其志同泰也否反
是時泰而泰時否而否君子也小人亦然是故君子在
上則順時而知化為拔茅之征在下則蔽器而知命為

包桑之繫小人得志不能察時幾在上則肆不得志不能安義命在下則怨非擠排善類必謗訕吉人故毀出於小人不得志之時世道之盛衰可觀矣君子聞毀而惕然以懼俛然以思考諸其身以盡巨細隱顯之故無一如其言退而益以檢飭不遺不已進於是乎君子聞毀而惕然以懼俛然以思考諸其身以盡大小隱顯之故無一不如其言或不如其言未能邈乎與之相去也豈不刺心芒背若蒙不潔遇蝮虺澡濯遁逃之不暇不

亦庶幾免夫

何忌

何忌於人而毀我者之言日至乎古之人如文王如周公如孔子德盛而人歸位高而勢逼道隆而望重忌之招也而後有樊虎臣有管霍有叔孫武叔如某者上無文王之業中無周公之才下無孔子之名人不歸已勢不徇君望不重於天下其在朝也大人雖見知非其實也其在野也小人雖不欺憐其愚也言不足以文身學

未嘗以經世退然山澤之間更多病不能強力學問區區飭身勵行不過求為鄉里自好者而已何有忌於身如古之人不得免於今之毀乎但生平竊慕古道其志必堯舜君民於斯世然後為足故居家欲善於一家建祠立宗以明一本睦親叙義以著一體修禮定則以觀一機損吾過積其餘去吾太得其平庶幾斂發高危滿溢以為恒久不已之道謂可推之一鄉如吾家推之一邑如吾鄉推之天下如吾邑不遠於此而得之耳或是

以務也氣剛而峻言危而激行迓而難從他無竒術可
以致盛名取高位樹大澤矣何忌於人而毀我者之言
日至乎

陰巫

宋有陰巫者能以面目機發為神為鬼鬼者神者皆造
焉因所造而施巫異或張目被髮而噪若狂或屏氣斂
容舒徐而恭若賢柔聲如女子效若翁啼若嬰情若病
怒如殺神者見為神鬼者見為鬼隨其指使意欲無弗

從以巫而致積或然之曰子之術儀秦不如然名不稱於大賢君子行不道於王公貴人聞有明道先生者其德望尊出其門見禮於人殊巫者走見先生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居三日而巫者病退而語諸人夫子土梗耳天生耳目口鼻手足以為吾用也狐之涉也以善聽不濡兔之營也以明眎三窟鳥喙而啄象鈎而食申陽援板韓盧疾走禽獸之資生各用所長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夫子乎夫子目不視耳不聽口不言鼻不嗅手

不持而足不蹈也直土梗耳窮餓死耳以夫子之望備
諸身者盡吾所謂長而集焉濟之以吾術探天下富貴
何求不得何所欲不遂哉或告之曰夫子非不視視不
流非不聽聽不淫非不言不動不敢不以禮必子而後
可子何以為夫子謀曰夫子習焉能如欽明思譯則可
已不然有華氏者古之醫聖也其法能置心腐脾剖而
出納之有許氏者古之仙人也其法能伐毛洗髓出其
腸而吐易之夫子求是法也割耳剝鼻刺目鑿齒斷手

足取吾所謂長者如狐兔者而集焉備諸身濟之以吾術探取天下富貴何求不得何所欲不遂哉噫此忌其言行異已而得名也而欲殺之也禽獸之也欲殺之也以絕異已之望欲禽獸之也以免勝已之加不復顧其言之無稽矣假令一旦集所長致富貴如巫言不違若毀易其身為禽獸愚者弗就沉賢如明道者哉為之類者信之而君子以為巫也

陽虎

史記孔子貌似陽虎虎得魯國政為暴魯童謠曰虎貌
丘季子囚丘貌虎終得魯虎聞以為不利於己欲害孔
子而畏魯國不與將假手於路陰使人謂孔子柳下大
夫賢矣跖之為弟也魯之君臣莫能改其行憂其為亂
於他日君曰子之德跖必從之孔子往虎已先私於跖
跖不從而返乃譖言丘攝相君郊不致膳焉乃憤然往
而就跖跖之暴也魯人無能後加丘之智以趨君其如
何魯君懼而疑之問諸朝朝之卿大夫皆曰求富貴而

不得得之而無厭足者斯與跖矣丘也嘗在衛南子欲相之明日遂行是非欲貴也寧與跖問之野野之氓曰求富貴而不得得之而無厭足者斯與跖矣丘也嘗在楚王欲封之田而不受是非欲富也寧與跖魯會虎作亂囚其主季平子竊寶玉大弓以逃魯君怒知虎之跖而欺己以禍丘致諸邑而僇之噫此忌其形體類己而賢也而欲跖之殺之也孔子之不與跖亦幸哉使魯之朝野有一跖焉孔子不跖於朝則跖於野矣故孔子不

得跖於魯君魯之朝野無跖焉虎也者然虎亦愚矣哉
知孔子賢之而忌之何不為孔子使已且踰之知跖之
惡可以殺孔子而不虞已之跖也以自殺

董大理黃佐

董大理名恬字世良上海人也其先居汴宋南渡初徙
家吳會里世多隱君子至父綸仕為御史公初領鄉薦
入太學為司成林文安所知歷事承運庫手書進呈揭
帖孝宗見其字類沈度欲官之中書左右諭上意公辭

乃已弘治九年擢進士授工部主事分司徐州洪約束
漕舟公私稱便滿考改刑部歷員外郎郎中明習律例
有族子二人同毆殺叔母公謂法當叙服制重輕司寇
不從擬以同罪果為大理所反始悔不用公言十八年
秋奉勅錄囚浙江平反死獄六十餘人減釋徒流以下
數千人無不明慎人人感泣至有圖像奉之者事竣還
朝時逆瑾干政凡復命者必往謁又無所賂遺大拂其
意乃撫公踰限罰米二百石餉邊正德三年吏部以歷

俸十年已上練達刑名晉大理寺丞又明年始遷右少
卿時中外多故公兩署印參駁明當會審大獄折以片
言具得其情吳僉事廷舉被瑾逮繫止坐以枉道陶給
事中諧劾瑾謫戍肅州家人至都黨禁方嚴公獨周旋
其間卒獲保全他多類是凡事涉危疑展采錯事以身
當之以是受知閔莊懿許襄毅二公獨深屢以奉讞忤
瑾意奪俸三月會瑾敗言官謝訥論康修撰黨瑾因及
公猥謂驟遷由是落職家居久之始上疏略曰臣本東

海編民材質庸劣遭遇先帝明聖列官郎署臣待罪工部者三年刑部者八年陛下俯從廷議拔臣於淹滯之中擢官大理恩數踰分然祖宗用人著在令甲如臣循資遷轉者亦常有之而言者以為驟方逆瑾憑寵肆虐時罰米奪俸回話待罪挫辱百至而言者以為夤緣臣實寬之臣身為執法既不能誅討元惡又不能乞身求退罪深責薄放歸田里臣復何言但禮進義退人臣之節不可不明乞勅銓曹覈臣履歷及推舉事由明臣心

迹以禮致仕俾臣素節得白於後世即死無憾矣事下
吏部不報今皇帝即位覃恩詔以章服閑居歲有薦辟
皆辭不行居常娛情書史意興所到輒發為歌詩客至
惟以觴奕為樂不復問人間事嘉靖六年八月九日卒
年七十有四予蒞南雍公子宜陽嘗受業至是具狀及
太宰朱懋忠先生所為墓碑銘來請曰先公年五十七
而始生不肖孤不肖孤生十八年而先公沒顧遺行雖
表表宜陽亦何能悉獨念先公浮沈常調晚始一奮人

方謂淹也而乃以驟去一斤不復齋志以歿此馬遷所以抒情於少卿柳子以之哀鳴於京兆者也宜陽歷觀傳記所載自昔賢哲困於多口者衆矣屈平譖於上官伍員毀於宰嚭賈傳短於絳灌董相沮於公孫千載而下心竊傷之先公有昔人之行而不幸同其跡先生倘覽其事而悲之為傳藏之名山俾後世知有先公獲附諸張釋之于定國之後以並託不朽乃宜陽又何憾焉予於是大書其事云夫國史考見得失之迹以傳信異

代乃不盡然都緣愛憎翻哀正以故論建失真予在史館閱實錄見謝給諫彈事會呂仲木至問德涵何如人曰直節人也致孝於親且篤交義嘗拯獻吉於死獄然性度高邁倨倨面斥人短坐是致怨比在留都馬伯循為余言獻吉下獄時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曰德涵救我家人往告康康即上馬馳至瑾門門者不為通呼曰我天下魁人也汝公乃我鄉里瑾素聞康名常冀一見不可得聞之即攝衣迎康康遽上坐瑾留飲康談笑

睨瑾曰自古三秦豪傑有幾瑾愕然曰請先生見教康
曰昔桓溫問王猛三秦豪傑何以不至猛捫蝨而談世
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乎何溫闇若此哉瑾面發赤疑
其譏已因問曰於今三秦豪傑有幾康默然屈指曰三
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賢退不肖今則有密勿親信
秉大鈞者意蓋指瑾也瑾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人
其先生乎無謂王猛在前而我不識康曰公何謬稱海
也此一人乃今之李白也海何能為後瑾固問之則曰

海不敢道海不敢道昔曹操憎禰衡假手黃祖殺之奸
雄小智李白醉使高力士脫鞵可謂輕傲力士力士脫
鞵而不辭容物大度也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
耶此人罪當誅康即起辭出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
曰敬聞命矣明日即赦出其後獻吉反嫉害德涵優伶
至為中山狼雜劇以刺獻吉然德涵未嘗讐獻吉也由
此觀之黨耶非耶大理之寃可類推己論曰先王慎罰
不聞株連諺有之曰戈必有鈇鎌必有匹給諫儕大理

於康子以其倫也嗟乎康子信豪傑哉余聞伯循言慙
寘于耳而宜陽述大理孝行縷縷且其天性卞急坦直
無他腸絕與康子類當逆瑾毒痛薦紳大理必有拯救
人不及知者乃得齊名青史稱康董焉辟諸日月相焜
耀于無窮嗟乎偉矣

明文海卷四百二十四